



南郭先生文集
初編

全戴十四冊 文

五

特別
~ 20
3564
5



120
3564
5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八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記

脩真齋記

河內佐元錫語余曰敝邑寡大夫松埜王倪築特室於其宅之後圃命之曰脩真乃因不佞請子為之記蓋其齋方不盈丈華廬松楹叢如也側則佛龕書庫

南郭集初編卷之八 記

高山房辛

58-2173

其具是已。它無長物。前鑿蓮池。有華樹。翁鬱乎繞焉。頗好書。愛僧。每有暇。寢臥其間。以為靖思之處。齋中典籍。繙閱。旁午。乃二三。緇流所善者至。則左携石琴。相得。驩甚。遊觀不外求。必於此中。即所觀南海維紀。州西北通于泉。海濱維錯。又有天河長野之水。長野者。獨繞邑而近。北流至大坂城。其山則葛城金峯。亦五畿之間。一名嶽也。乃隱天而出。其南東東極目。而北。即生駒當摩諸峯。莫不盡獻奇。我方內。此其際也。王倪為寡君治邑數年。益不下堂。而使士民就閑燕。

忠信結於上下。百姓賴焉。數病。謝不許。猶日醫藥。自扶以視事。寡君亦特寵。不埤益。令省其思慮。以故得多。優遊齋中。以自娛。不佞。蓋特言其小小者耳。願子為我記之。余曰。夫記者。吾豈敢。且夫越人之射隴西之游。人於其所不知而失焉。乃昧者。膚受不能察。無形於千里也。不佞惡能任其事也。唯是以余觀于松。莖君賢哉。可坐而想。其猶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樂也。今天得其君。行其政。醇醇乎無為。亦惟事上以之。接下以之。育成養覆。日以引恬。猶且謂與其有也。寧

南齊書初編 卷之八
無與其進也寧退夫然後不居其華強為之容即事
事事其所無事反衍以寓諸庸也無益損乎其真燕
處超然有餘裕此其於從政也何不可哉乃邦之榮
懷亦尚其君之慶大夫其可射思老子曰修之身其
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深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
其德乃豐蓋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松栳君其得其
所哉得其所哉雖然是亦妄言耳君妄聽之可也夫
記者吾豈敢元錫曰若是則可以為記請勿辭趣之
遂乃略陳其事塞責云元錫從其君數至東都與余

善松栳君名勝就王倪其字

棲仙亭記

棲仙之所臨廓乎赫戲哉從列仙戲窮溟飄飄絕往
者此地乎東南極海神岳所濫也垣周者房總乎連
山隴屬函一天池豁如也遠而望之波浪渺哉淫淫
與與若光若滅陰晦陽明風開雨闔倏忽乎以變風
飄飄哉息浮鶴翔其岼涯則連檣森如百尺解綃亦
萬國所會也左緣廣斥邪連洲渚數百里而來樹如
蒼漸通漸大以至乎此也瀕海宮巍巍乎麗哉崇墉

南齊集卷之八
卷之八
三
烟哉離館別寢映溟渤乎煥如諸邸夾而南南至品
川百廛撲地綺紛其間五民攸居四會五達車挂轡
人駕肩殷殷軫軫不可盡狀亭之所基嶢嶢乎從耳哉
仍增崖而俯瞰通溝鈎曲若一匹練為帶其下閭閻
維錯圍會萬重其西北有竹林是為地仙居亦此亭
之所縈紆而若壺中然此其大較云東都城南出郭
西折數里曰麻布第舍邑屋雞犬相聞蓋又盡數里
則近郊也里有古寺院名善福以大刹雄其地里中
多屬焉亭即其山上也亭之所名蓋故老相傳在昔

真人自此上升然年代踪跡不可知也姑闕焉耳人
以其在都會也近而易之余與同志一上之爽然有
望仙之懷而悲其不反遂繫其所觀作記

猷廟嘗遊觀于此地乃一臨焉傳以為榮猶尚以勝
境也

懷仙閣記

雲夢越公之居自堂舍門廡室屋庫與厨外無容數
畝蓋賜第也公乃梯一樓而上掃除以為披圖書若
會群知友之所縱橫丈有半者三書籍數卷筆研而

南齊書卷之八
已既而同人來飲飲則杯盤旁午人惟所適有臥者
有起者有盤礴者有舞且歌者有嘯者笑者視而莫
然相忘乃謀所以名之於是公乃歛容而言曰以是
藐諸室非敢為名願藉諸君之一言或曰僊人樓居
請以懷仙公曰吁叢爾之陋豈有列真之能至哉適
有小鳥翱翔於簷角之下尋常之間恢乎唯樂或起
而揖之曰瑤池之使乎將毋敢請受命鳥固口不能
言乃使服子對曰唯唯否否夫僊也寥廓忽恍不可
知已必且哈霞殮氣而已乎必且鍊形色而膚若冰

雪而已乎衆龍跨鶴飄乎冲天而已乎必且東窮方
壺西窺崑崙帝之圃而已乎有所必斯有待有待斯
有為小固可以大近固可以遠必也必於無所必適
於無所適嗒乎其相忘乎綽乎其相容乎紛緼乎無
所終極子惡乎知非夫逍遙之墟乎座客顧而笑乃
相和而歌曰嗟來僊乎孰能相與於米真之遊同明
相照同類相求不畸於人不畸於天謂之達僊樓也
謂之閣者蓋小而大之也作閣記

快哉亭記

蓋此記也。肥後人墨君徽命之矣。亭曰快哉亭。所在曰惟適園。園其君所賜。以為君徽父中瀨翁游息之居。而君徽兄為營焉。以名焉。按圖狀六勝之觀。環焉。嚮亭西距二十里。乃隔祇山之坳。棟宇出於望中之頂者半。蓋藏王祠也。陪乎國都。作鎮於近。以其肖和州芳野。因呼作金峯。其崖峭千尋。牆立而碧若滌。曰堆青嶂一也。繚園西長谷之界而北。復折而東。交護國之阜。環岡植白櫻樹數百株。至春華連乎如雲。曰聯華岡二也。特起乎東方者阿蘇乎。蓋山距城百數

雪而已乎。衆龍跨鶴飄乎冲天而已乎。必且東窮方壺。西窺崑崙。帝之圃而已乎。有所必斯。有待。有待斯有為。小固可以大。近固可以遠。必也必於無所必。適於無所適。嗒乎其相忘乎。綽乎其相容乎。紛緼乎無所終極。子惡乎知非夫。逍遙之墟乎。座客顧而笑。乃相和而歌曰。嗟來僊乎。孰能相與於米真之遊。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不畸於人。不畸於天。謂之達僊樓也。謂之閣者。蓋小而大之也。作閣記。

快哉亭記

蓋此記也。肥後人墨君徽命之矣。亭曰快哉亭，所在曰惟適園。園其君所賜，以為君徽父中瀨翁游息之居。而君徽兄為營焉，以名焉。按圖狀六勝之觀環焉。齋亭西距二十里，乃隔祇山之坳，棟宇出於望中之頂者半，蓋藏王祠也。陪乎國都，作鎮於近，以其肖和州芳野，因呼作金峯。其崖峭千尋，牆立而碧若染，曰堆青嶂，一也。繇園西長谷之界而北，復折而東，交護國之阜環岡，植白櫻樹數百株，至春華連乎如雲，曰聯華岡，二也。特起乎東方者，阿蘇乎，蓋山距城百數

里，翼然高居，亦九州之間一洞天也。頂上神池，紫煙日夜上蒸，天其間靈怪不可殫狀。互寒甚矣，雪積則歷時不消，曰積雪嶺，三也。肥之前有溫山，人稱海西芙蓉，蓋封外也。西百餘里而望之，其奇猶尚如摘尤奇於日之夕，明滅來射，曰棲霞峯，四也。園東十餘武有溪，沿前坡而下，其水湲湲北來，乃石受焉而鳴，鏘鏘曰漱玉溪，五也。漱玉以內，又有一小溪，邊於園之東南而曲，至漱玉乃夾坡雙流，小橋通門，月出東方，光先至焉，漸乃盈園，曰度月橋，六也。惟適園距郊數

里在久末村之後又有春日田崎二村而夾焉背西面卯左城右野野而隣于園者為稻荷古神祠巨木森然稱靈區焉園凡五十畝廬舍居五之一其餘則卉木篠蕩花實蔬瓜之毛不盡記云元喬曰今之士大夫世祿於諸侯之國無異於三代之盛至于海內晏如四郊無虞猶且干城腹心家相屬焉國相屬焉以環拱天下自養老育幼外宮室衣裳翕然和樂其惟所適而綏其福於數世者豈唯倍蓰蓋當今天下之殷莫所不贍則以及國國以及家家以及父母兄

弟萬子孫亦惟干城腹心相屬以享其福即中瀨翁事其國其世祿之嗣乎園池之樂其唯其君之供億是饒退食以休優游卒歲方夫披襟之時所謂六勝之適若其身有之決乎大國其尚雄風之餘也豈不快哉乎豈不快哉乎曰快哉者先是物先生為君徽題以與之遂扁名亭余乃據圖狀具列云

論

在中將論

牛門分題

余嘗讀在中將所著想見其人與行事而其人與行

事也則余不欲論之國史稱體貌閑麗放縱不拘舍
是它亡所考也則所著其人與行事亦唯若是而已
夫在中將者詆達哉其文也不假追琢而巧為微辭
乃託古昔鄙事自述諧語日出割名嫵婉蓋亦穢德
玩世之徒豈可引繩墨而論哉或曰此未必盡出在
氏蓋寬平宮人伊勢所補不然何以記中將已後事
又且徃徃發其私斷其語乃題曰伊勢耶或曰在中
將屬藁伊勢受之參是於理或然然莫知其然否如
所編萬葉諸書古風固已所傳因以離辭焉勿論其

自作與否即極變化著作一家何其英瑋也至如其
好色牀第不修世固病焉然觀其世唯宣淫是競一
時貴遊子弟乘危垣望復關者握手無詠目眙不禁
則習尚之使然也乃病其風俗乎可也奚獨責在中
將為媿首哉昔司馬相如自作傳叙其臨邛之奔且
文辭靡麗不為行蔽古之人乎亦不足怪已後世刻
剝之流好揚惡德令古人無所容足則莫取諸風雅
也和歌者流家傳戶誦而不問其人可謂厚矣且夫
貞觀之世政自舅氏公卿用事者莫不出一姓者其

它雖諸王宗室執與群下上異况乃野王之戚阿保之緒何所望當世乎於是其仕進也未嘗與國家之事洋負優游不循常貫惡知非穢德玩世陸沈於俗之徒耶夫小野王矢志自匿也紀氏雖微亦傲世不改其樂也乃在中將之周旋其際締交款曲終始如一豈不偉哉假令在中將無不軌於正義蓋亦足多哉綽綽然佳公子也雖然余也獨愛其文故曰其人與行事也則余不欲論之

二源論

源大將軍賴朝與其弟廷尉義經俱起自山東伐木曾氏討平氏中間三四歲終能成霸業而天下密如也而廷尉之功居太半云幕府官亞三公位至特進坐鎮大將軍而身總方伯之權未嘗出帷牆令行天下其威極矣獨廷尉則勤勞于外數歲脛毛未生而身孔矣何哉夫幕府所謂長頸烏喙耽耽者也深忍而少恩錮親族鋤雄俊則毋論已即以鷹犬視廷尉縱操之御固在其手夫廷尉之敗也不幸然烏兔既盡矣而能恃其功乎猶且鉤其爪鋸其牙當乎天下

密如之後則亦廷尉不自省之過也蓋幕府之度亦大哉天授也何以知其然也初平氏之衰也諸源並興郡國士庶莫不欲舉赤幟樹白旄而方此時才度人望推以為盟主則僅伯叔二公而已伯叔初無尺寸乃勃然一麾八州之士不期而會駢駢如乃日夜畏糧負弩重繭而赴之猶恐後也既而網羅天下群雄因使叔氏將焉往擊平氏左右股肱舉而委之旋旆黃纛坐觀其成被矢蹀血之勞非多而恢復之功歸已天下已集其威益震掌握兵權政是之自出四

海之大靡不翕然讐服其人力之能為耶廷尉已率百萬之衆智足以出奇勇足以摧堅仁足以得死心今行謀成攻取戰勝輒莫不如意卒滅大敵禽獲將吏以下數十人奉璽載捷振旅而還何其龍蛇也是時廷尉亦驕以為幕府處矣斯其功伯氏也大矣即兩天下有其一自憚哉然及閉關於鎌府逐跡於京城窘於西州餓於芳野乃去而北北圍乎三關幾死乎兩越間稍為寄公于東奧幸有秀衡秀衡死而諸子瓦解於是龍蛇之威亦單矣螻蟻相聚制焉止如

之何悲夫夫廷尉者非有大逆因道所經郡國非有疾恣然一旦失路陷阱塞天下岌岌乎累足且不救何也夫幕府伯也廷尉叔也不兩雄理也夫伯而雄邪叔而雄邪伯而果雄則叔欲不雌乎不可得也天下已為伯氏民且左袒其雄則雌叔而不容豈非勢耶從奔者十數人率關張之徒耳勇猛則有之莫能為也於是乎攘臂桎梏之間亦晚矣且也景時之譖鎌府將吏相與為之側目切齒而稍稍欲白其冤然竟不敢白也則彼輩豈一仰其眈眈者輒喘喘色動

自救之不暇耶夫幕府豈不天授乎夫幕府魚肉廷尉也必且夕之則固易取而且逐且緩者蓋微哉其意謂試之諸國諸國必不受必不受彼乎則是從吾也夫然後足以觀遠方服邪不邪則諸國在其術中而不自知者也奧之州瀕東海僻遠尤大自古稱難服也則幕府雖外托死廷尉之罪內已吞而盡之也廷尉入奧果落其術是以秀衡之骨未寒乃因其州人亂舉而滅之如轉掌上物秀衡耄矣亦在其術中而不自知者也景時以三寸陷廷尉報其眈眈獨

以為遂矣。然彼豎子耳，又何知。雖適因之得，固在其術中者也。由此觀之，幕府實眈眈者也。而亦大授也大度也。雄也。廷尉為雌，可知已。是雌雄之辨也。雖然，叔氏不興，雄且晚。叔氏不斃，雄不得其為雄。而叔氏以其功而斃矣。則叔氏興者，不乃為伯氏；援者乎？叔氏斃者，不乃為伯氏；幸者乎？伯氏雄者，不乃為叔氏；不幸者乎？噫！夫廷尉之敗，則不幸也，亦不自省之過也。雖然，廷尉古良將哉。古迄今，憫然惜其功。云幕府之季年，諸將相為亂，且至其嗣兄弟相戮三世而

絕。豈其餘殃乎？詩曰：宜兄宜弟，吁亦難矣。

雜文

擬江因州答源廷尉書

因州刺史江廣元頓首再拜。廷尉源公執事。伏聞執事以不協於大將軍為憂，乃忝命僕以解執事憂。書備至矣。匹夫感激，猶能阨困相赴。僕雖怯懦，敢不竭。力。然凡事固有因也。其不可奈何，則非僕之所敢任也。僕陳人耳，假令抗顏為一言，豈儒之語焉。所益哉。乃以僕為足解執事憂乎。雖然，僕又竊有為寒心。則

抑心所為危亦以告也故敢犯諱忌陳其略爾時執事之西也一戰戮朝日將軍遂進討平氏陷一谷襲八島卒大勝于長門殲餘孽於海外出不數歲而大功成矣當此時上則天子提三尺而西顧怒中則大將軍日夜坐廟堂而計畫下為齊民驅群凶也則執事之勤勞固宜然抑何攻取之速也夫執事用兵艱險不避風波不懼擣虛擊不備又與士卒分甘同苦三軍莫不泣涕赴矢石如歸以故所率十不一失大敵既掃地外之爛勤王之勲內之報宿世之仇非

執事英武孰能如斯者可謂天下萬世大功也始僕竊謂士能一日若斯曷憂其後雖然執事賢公子也必能盡歸功大將軍必能翼翼自抑毋驕恃力必能以保安全也欲以是為執事實不覺起而躍者數日矣不圖執事自旋旆之後驕色益甚遂致跋扈至此也僕未嘗不悵然自失夫赫赫者易滅隆隆者易危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昔者武安淮陰功非不大名非不高而適足以為害身矣是可以為執事寒心也夫王剪數為乞貸則秦王弗疑蕭相國賤貫

民田則漢祖高枕此二子而功少於彼耶自辱自汙以居焉何也知必至也噫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真智哉且聞執事有寵於聖上乃陰以為關以西吾分耳又聞在關中也漁色入府左右所嬖公卿子女至閭閻善歌者數十人或取平氏虜女最愛之非邪今諸植耳者謂括糲及米不為難也執事其謂是何夫功大志驕王蕭之所不為也即無遺行猶且危矣今執事如斯而能為可也何有於武安淮陰之事也始僕以執事為智也今也然後知執事非天下真智

者也來書曰睚眦執事者云云是固也然執事憂則彼之云哉其之言曰大叔身負不世之功挾天子據關中且曰天亡二日天下事未可知也夫叔何略若神麾下諸將亦皆所私服又左右多豪傑是養虎於柙外也一旦不虞恐將不利於大將軍大將軍幸賴威靈亡患其奈子孫何睚眦者從而為之辭則是已然今驗之執事所為執事其能以為盡誣乎且大將軍至親也寬仁也豈唯烏合小臣是厚而遽以薄待至親也由此觀之有睚眦亦危也亦危危哉危哉是

僕之所以甚寒心也。若夫傲然不改，且今睚眦之言，有效則危哉，又大甚。夫大將軍心極為難知，然有意乎所以待執事者，蓋欲少抑而處之安地也。已亦不欲若京城殷之蔓難治也。古人有言曰：禍之生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夫明可為乎，可為之始，則福從惑不可為乎，不可為之後，則禍從病者飽食腹悶而責之醫，亦惑也。語曰：語之至者不能載書，今執事病已倦矣，則內省自診，而事乃可知已。

擬平維盛絕命辭

運餘皇之容齋兮，汎洩洩以擊汰。望陽侯之滔天兮，遭繫摧而留滯。諒長夜之不旦兮，夫惟余心之昧昧。曼增傷而潛寤兮，喟反側以掩涕。既罹時命之顛覆兮，固知余生之末造。遭木蘭之改裁兮，不固根之乍倒。差重介之無益兮，何察機之不早。豈憚余身之被虜兮，悲墜緒乎中道。汨余決心其將去兮，搖輕楫以遂往。指上流以溯洄兮，潮澎湃而汎瀆。仰明月之麗天兮，竊自誓乎朗朗。何浮雲之無度兮，悵遲遲而慨慄。朝吾赴於南浦兮，躋高岡而少留。忽望中原之逶迤

迺兮哀上國之多仇虎狼入邑而傳翼兮又有暗
之齧犬惜瑤臺之丘墟兮孰云疇昔而偃蹇思美故
都而不得兮終丘首之多違紛吾系夫帝桓兮歷十
餘世而揚輝夫惟炎德之勃興兮固懼天極之所歸
考乾乾以惕若兮獨緝熙而慎徽嗟祈命之不修兮
亦審帝之不吾濟昔錫余以佩刀兮豈惟兵鈞之為
帶錚陸離以玉鳴兮飾翠綠與火齊余既受此遺德
兮恐日月之歟逝知繼及之可奉兮寒吾抑志而抗
節曾執轡之非其人兮雖有騏驎其焉縶余將輕舉

以高翔兮庶靈宮之依佈裁雲裳而儼裝兮麾朱鳥
以南嬉夫何下土之杳冥兮上鎖天關之嶷嶷又余
憇於熊谷兮遭壹息而志憊夢帝告余曰馥烈之蕤
絕兮女周流而焉邁忽勞髯而寤思兮邈迷惑以孤
疑登南州之大墳兮日曖曖將崦嵫悲群鳥之覆巢
兮矰繳紛以設機遵江海以望予兮壯湘纍之造思
觀長瀾之森漫兮世又安知乎余心願令德不身與
兮墜淚霏以浸淫

戲題高雄山移文

宕嶽之邊、雄丘之巔、洞靈集矣、泉楊副焉、移檄山阜、
聲罪風煙、夫以飛遊無悶、考繁自處、匿跡物象、絕景
儔侶、恬淵泉而龍蟠、眇峭嶠而鶴舉、蓋金玉之利、不
能為撼、王侯之貴、莫之得與、是故牽犢穎川、負石盧
水、南首崆峒、而高枕東遊、扶搖以拊、解強著書於將
隱、悲藏龜之永祀、上世而然也、下暨釋氏、道流莫不
或宇峻巖、藉遼野、玄通寥廓、懸解蕭灑、謝滌心於草
堂、排雜想於蓮社、豈有濯纓反、萍振衣復、絳幽讚翻
倒、玄教散渙、詭行頭陀、而徇華偕號、必菊而好、亂醜

莫甚焉、近有文覺、嘗稱狼戾、搢紳聞革、桑門蚊蚋、雖
詫隱於西阜、乃飛魂於東裔、本無丘園之性、安待束
帛之幣、然乃旨我、給聾我、巒假雲壑、而馳誕、纂石室、
而偷安、我松柏之獨貞、彼蕭艾而何謾、其始則掛錫、
道樞、繙經、妙門、支荷、為禱、薜荔、為垣、倚筐牀、而有聞、
顧蒿徑、其亾痕、將謂上仇、神仙、旁拉、清潔、千歲、不為
壽、萬物、何足、胥餐、沈瀝、於朝霞、漱瓊蘂、於夜雪、至其
虎視、乍迴、豺聲、一振、指動、世味、伎憺、風塵、雞尸、激霸、
狗盜、干宸、逞張儀、之存舌、偉范睢、之脫身、陋干木、於

河上狹申徒於海濱於是傷我高岡之汚歎我幽谷
之空攬萋草之有覩攀叢桂兮如憐畏譏麋鹿含垢
羆熊受哈既夥解嘲益窮遂至並峯分竦下泉逆流
風慢悽兮涉日月帳皎兮背秋孤林不賞斷雲誰愁
是以谷響咽而徒哭山影顧而無情過納偽逸之蹠
惡聞假道之名舊好永絕往盟靡成寧知將欲企踵
廢徑回首荒磴再躡霜雪重倚藟藤雖狂夫之為妄
何靈圉之無懲若夫台山之神巨峯之伯從目魁顏
曷鼻蹙額張鉤牙奮鉄翮烏喙而金冠獸身而岸幘

及木魅楓鬼夔魍方良閃屍如見倏忽比常今各宜
協其勢同其怒拂影石水潛耀珠樹收白雲于重岫
吞青霞于前路要囂塵而不揚逐穢趾而無住則山
阿長清蘭蕙復馥雪耻百世過謗四域匪惟我境之
屯難庶亦諸嶽所匍匐

銘

為人銘藥囊

鞭之赭兮維草在野采之者聖乎黎民尚無疾病哉
于以藏之于筐于囊搖引鏡石誰不以湯液良之僕

南齊集卷之八
蘇無不依也無不依也

守秀緯筆銘

彤管有煒其直如箭相在爾室簡牘維幹詢美且思
又突而弁君子恭默此焉命辭誰代予言自天賚之
銘越君瑞書案

穰彼南畝農夫之力維此替古不懈斯得築我塲圃
匪忝匪稷冀予日新富有萬億

墓碣

東野先生碣

初徂徠物先生以今業創起東都也人或猥以不誦
未之能信其為名高來見者徃徃不達其意而師悖
物先生乃謝曰即履滿戶外何益也蓋數年而有滕
東野東野下野人諱煥圖東野字號東野先生少為
學精敏有大志既冠乃歎曰丈夫生逢升平可復為
介子博望乎詩書雖缺然庶幾哉幸而不朽雖筆研
足矣遂游諸侯不遇而會物先生為社及來見則大
誦古文文益進物先生亦叩兩端而厭其意稱若得
一敵國時唯有周南縣生相與切劘而復古之學隆

隆日起矣。何今諸公及元喬聞物先生善養才，蓋
往歸之。至則東僻既已入室，雖諸公哉，每稱說不啻
辟三舍而東僻亦謙盡以先之。由是文學之士彬彬
日益衆云。東僻嘗謂余曰：吾事物先生，豈為耆艾年
先而然哉？顧千百年復見斯文，東方者非今日而何？
今世多稱物先生，收不諸公亦由此益興起者，蓋以
東僻為稱首也。東僻善音律，工書，又通象胥家言，凡
所學莫不兼究，屢窮困，而其待親戚多可稱，行其狀
并所系諸公誌傳具是矣。享保己亥年三十七卒，悲。

夫夫喬也不佞昔生則各言爾志，今乃銘之，亦惟執
友之義云爾。如其不朽有遺文矣，是則東僻哉。銘曰：
維時文籍貽之下民，胡而忽兮，庶幾列星哉。神也。

故法橋林菴吉田先生墓碣

先生諱宗山，姓吉田氏，出于江之佐佐木祖某，號祐
益，娶德善院玄以之，女前田氏，生一男一女，男慶也，
女達，長谷川某，初祐益為江之貴族，遭亂稍衰，
神祖時，前田氏侍太田夫人，夫人水戶威公所母也，
祐益因仕于威公，業醫，賜米地若干，卒，前田氏為屋。

曰日圓太田夫人嘗有功于

猷廟前田氏與焉每出入城中眷遇無比云父某號慶也後襲曰祐益仍其家號加食邑娶某氏生二女長違有泉某次配先生先生實伊兵衛某之子長谷川氏其先越前人為外戚所養遂冒吉田氏慶也卒先生嗣時年十一歷仕威公義公肅公元祿中叙法橋朝于京如例云先生質直奉公無私元配生三女其二大其一違長尾氏元配卒再娶兩宮氏無子子外戚戶次氏名訥言字子敏今慎齋先生也林菴先

生以某年九月十六日生享保辛丑三月四日卒年八十七葬于武州豐嶋郡谷中大雄寺銘曰寧哉寔寔子孫其堅如石

義叟氏家君碣銘

享保癸卯八月五日義叟氏家君卒君諱有忠其先出自藤氏蓋濃人常陸介卜全之裔也父宗真君諱有次母芝田氏宗真君自寬永中既已仕姬路侯姬路侯二世而移郡山又一世還姬路君自郡山時前後從之禮待日優為國相食祿千石元祿中備之松

山國除姬路侯奉旨正其經界君從監焉先是松
山地入五萬石於是得入十萬石事聞於官特賜
君時服白金有加後每有丈量事吏皆取法于君云
姬路侯即世子侯嗣移封越之村上君既以重職竭
力奉之一藩得依寶永己丑子侯亦即世以幼無嗣
國當除君密上本多氏有大勲勞數十事悲泣以請
官議特令今古河侯奉其祀君事如故更封參之川
谷又移野之古河正德乙未以事去古河凡君身歷
仕四世六十年居職二十三年其間從移封者四君

為人淳朴而廉嚴絕賄賂雖數移士民悅所在稱為
賢大夫後上東都北郊而居亦稱隱君子以終故孺
人長澤氏生二女一男名博芳即多宮長女達遠藤
直正次子長澤氏先君卒再取小出氏亦先亡後取
今城氏生二女皆幼君以慶安己丑生至卒實七十
有五葬武州麻布邑曹溪寺平安服元喬銘其碑陰
曰
百里命六尺孤四世輔國可稱古大夫綽乎隱孰知
行藏沒而刻石終焉允臧

雨宮氏墓碣

雨宮氏故林菴吉田君配也常州水戶人考某妣榎
本氏舉族仕水戶食采雨宮氏歸林菴君于東都稱
宜其室君卒嚴有母儀享保乙巳七月既望終于堂
年七十有九葬武州谷中大雄寺所子慎齋君建石
使余銘余善慎齋君銘曰
君子為兒母德可知

祭文

祭滕東辭文

維享保四年六月壬寅朔六日丁未友人服元喬謹
以清酌之奠敬告故處士東野先生之靈曰嗚呼哀
哉夫何一哲人兮離蕃絕之多隱祝摯配于淵猷兮
惟甲寅君以殞伊予欽而踟泣兮執疇昔之友誼詒
香蘭之結言兮何緯繡以忽棄悵皇天而嘿嘿兮心
惚恍以流淚誠覽君初而悲君心兮屯遭抑厭身亦
屈夫志縱兮紘侷以佞礙兮風雲數濯遭此不造父
兮溘以朝逝兮母兮奄其夕死哀天只之釋女兮孤
坎壈以改特侷人礪以易怒兮吾忖心齊夫奴婢遇

帝乙之筮吉兮歸良袂之妹氏固顧室而懸罄兮并
朝餐而當誓伯猶待儲夫厥家兮君頤頤以禦侮紛
族人之整整兮何獨君而靡倚既字招其應蒞兮聊
報志乎懸弧遵書圃而翱翔兮察章畫於前圖逢耆
德於泮宮兮陳蓄思而見字曰來予語女邈矣替古
世莫之能知顧前脩其為理兮傷微言之磷緇耒
俗之溷濁兮競時容以並馳固衆口之贅眈兮何憊
觴而離跂痠紛紛而節解兮聖謨備以愈離謂蕙蘭
以為臭兮噤莠言而屬辭藹誥盤而咕筆兮退顧難

而相疑豈魚目之足貴兮燕石碌以充幃吾觀太上
之道紀兮聊揚志乎所歸羌夫君之昭質兮忽遵路
而改求竭鸞颺而劉覽兮汨滅輟以上游拜重華於
二典兮仰夏后於九州雅頌洋其盈耳兮洞太易而
達幽服素王之玄訓兮感獲麟之所由吁鳳鳥之不
至今賴六籍之有脩右游夏而左左兮挈伯陽與莊
周從靈均以攬祛兮鳴瓊佩而周流衆衝蓀以來御
兮紛凱麗以尚羊羗結撰之至思兮綴纂組之琦璜
解連環之詰屈兮碎琅玕而為糞屑珠蕊而咀噍兮

勻瑤漿以實觴，口氣盈其玉振。兮爛暎曄而吐光，君
獨窮手其將飽兮，何司命之不常。決通塞於靈氣兮，
訊幽人之貞吉。蹇遑遑而中辭兮，竭解珮而棲逸。顧
高丘之巖嵒兮，拾玉芝乎旭日。採蓬桑以為樞兮，築
環堵之一室。衣薜荔而行歌兮，沐蘭湯以馥鬢。濯
髮而朝夕兮，漸致脩名之茂實。忽違棄而永逝兮，鎖
閭闔而深匿。尋帝鄉不可窺兮，沕昧昧其無極。已矣
矣，不歸哉。吾將侑羞而墜淚，沛兮陰雲曖曖而心益
盡。神兮安在尚饗。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八終

